

永别了，武器

[美]海明威/著

陈燕敏/译

那年夏末，我们住在乡间的一栋房子里，隔着河流和平原能够望见远处的群山。河床里有鹅卵石和大圆石头，在阳光下显得既干又白，清澈的河水匆匆流过，汇成一池碧蓝。部队自我们房前走上大路，扬起的尘土落在树叶上，连树干都蒙上了厚厚的尘垢。那年树叶落得早，我们看着部队沿着大路行进，尘土飞扬，树叶被风吹得片片吹落，士兵走过之后，路上便空无一人，白晃晃的，只剩下几片落叶。

平原上还有许多果树园，而那平原外的山峦则是一片光秃秃的褐色。这里正在打仗，晚上我们能看见炮火的闪光。黑暗中，那光芒就像夏天的闪电，不过夜里倒挺凉快，没有夏天风雨欲来时的那种闷热。告别战争，告别爱情。有时在黑暗中，我们听到部队打窗下经过，还有大炮被摩托牵引车拖着走的声响。夜里车水马龙，路上有许多骡子一边一个地驮着成箱的弹药，士兵们坐在灰色卡车上，其他卡车则罩着帆布，在队列中行走得要慢一些。白天也有牵引车拖着大炮经过，长长的炮膛上覆盖着青翠的枝条，车上盖着绿叶浓密的树枝和葡萄藤。朝北望去是一个峡谷，打那后面有一片栗树林，林子后面、河的这一边，还有另一座山。那座山上正在打仗，但形势恐怕不太乐观。秋雨一来，栗树晚上我们能看见炮火的闪光。在队列中行的树枝和让雨淋得黝黑的树干。葡萄凉快，没有夏天风雨欲来时还有大炮的。整个乡间都湿漉漉的，蒙上一片褐。听到部队打窗下经过，没有夏天山间锁云。卡车在路上溅起泥浆，士兵身上，路上有许多骡子一边一个透；他们的来复枪也被打湿了，腰带前方挂着两个灰皮弹药盒，里面装满了一排排又细又长的6.5毫米口

Ernest Hemingway



永别了，武器

A Farewell to Arms

[美]海明威 著

陈燕敏 译

全 国 百 佳 图 书 出 版 单 位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黄山书社

CONTENT | 目 录

001 | 第一章

003 | 第二章

008 | 第三章

012 | 第四章

019 | 第五章

025 | 第六章

030 | 第七章

038 | 第八章

042 | 第九章

056 | 第十章

061 | 第十一章

067 | 第十二章

071 | 第十三章

078 | 第十四章

083 | 第十五章

089 | 第十六章

095 | 第十七章

099 | 第十八章

104 | 第十九章

114 | 第二十章

119 | 第二十一章

127 | 第二十二章

131 | 第二十三章

141 | 第二十四章

145 | 第二十五章

158 | 第二十六章

162 | 第二十七章

173 | 第二十八章

180 | 第二十九章

185 | 第三十章

200 | 第三十一章

204 | 第三十二章

206 | 第三十三章

212 | 第三十四章

220 | 第三十五章

230 | 第三十六章

236 | 第三十七章

250 | 第三十八章

261 | 第三十九章

264 | 第四十章

269 | 第四十一章

第一章

那年夏末，我们住在乡间的一栋房子里，隔着河流和平原能够望见远处的群山。河床里有鹅卵石和大圆石头，在阳光下显得既干又白，清澈的河水匆匆流过，汇成一池碧蓝。部队自我们房前走上大路，扬起的尘土落在树叶上，连树干都蒙上了厚厚的尘垢。那年树叶落得早，我们看着部队沿着大路行进，尘土飞扬，树叶被微风片片吹落，士兵走过之后，路上便空无一人，白晃晃的，只剩下几片落叶。

平原上满是庄稼，还有许多果树园，而那平原外的山峦则是一片光秃秃的褐色。山里正在打仗，晚上我们能看见炮火的闪光。黑暗中，那光芒就像夏天的闪电，不过夜里倒挺凉快，没有夏天风雨欲来时的那种闷热。

有时在黑暗中，我们听到部队打窗下经过，还有大炮被摩托牵引车拖着走的声响。夜里车水马龙，路上有许多骡子一边一个地驮着成箱的弹药，士兵们坐在灰色卡车上，其他卡车则罩着帆布，在队列中行走得要慢一些。白天也有牵引车拖着大炮经过，长长的炮膛上覆盖着青翠的枝条，车上盖着绿叶浓密的树枝和葡萄藤。朝北望去是一个峡谷，打那后面有一片栗树林，林子后面、河的这一边，还有另一座山。那座山正在打仗，但形势恐怕不太乐观。秋雨一来，栗树林里的叶子就全掉光了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和让雨淋得黝黑的树干。葡萄园里的树木也稀疏起来，枝条光溜溜的。整个乡间都湿漉漉的，蒙上一片褐色，秋意萧索，河上浓雾笼罩，

山间锁云。卡车在路上溅起泥浆，士兵身上尽是泥巴，斗篷让雨淋了个透；他们的来复枪也被打湿了，腰带前方挂着两个灰皮弹药盒，里面装满了一排排又细又长的6.5毫米口径子弹，在斗篷下向前隆起，这么一来，打路上经过的士兵们个个都像怀胎六月似的。

路上常有灰色小汽车飞驰而过；司机边的座位上总有一位军官，车后座上还坐了几位。这些车溅起的泥巴比军用卡车还要多。如果后座上有个身材矮小的军官，夹在两位将军中间，脸小得你都看不见，只能瞧见他的军帽上端和窄瘦的背影，而车开得又超乎寻常的快，那么他很有可能就是国王本人。他住在乌迪内^①，几乎每天都会通过这种方式视察军情，只是军情堪忧。

冬天伊始，雨便下得没完没了，而霍乱也跟着雨来了。疫情得到了控制，结果军队仅有七千人丧命。

① 意大利东北部城市。

第二章

第二年，打了不少胜仗。山谷后的那座高山和那个种了栗树林的山坡已攻克成功，南方平原外的高原上也打了个胜仗。因此我们八月渡河，住进了戈里齐亚^①的一栋屋子里。那里有个喷水池，还有个砌了围墙的花园，里头种了好些枝繁叶茂的树木，一株紫藤将屋侧染成了一片紫色。现在战争在好几个山头外打着，再不是近一英里以外了。这个小镇很好，我们的屋子也很好。小镇被漂亮地攻克了下来，后面是河，可前面的高山却还被奥军占着，可能是奥军想等战争结束再回小镇居住，所以并没有狂轰滥炸，而只有一些小打小闹的常规战，此举正合我意。镇上仍旧住人，有医院和咖啡店，街头有炮兵队驻扎，还有两家妓院，一家招待士兵，一家招待军官。夏天一过，夜凉如水。镇外的高山间还在打仗，铁路桥上满是弹痕，河边的地道已被炸毁——那里打过仗——广场周围全是树，而通向广场的大路上，也种了两大排树。国王乘车经过的时候，镇上的女孩就会看到他的脸，他那长脖子下的小小身躯，还有那抹山羊髯似的灰胡子。除此以外，还有在炮火中被炸掉整堵墙的房屋，内部陈设突兀地暴露出来，石灰瓦砾落在花园里，有时还落到街上，再加上卡索^②捷报频传，凡此一切使

① 位于意大利东北部阿尔卑斯山脚下，邻近斯洛文尼亚边境，是戈里齐亚省的首府。

② 位于意大利东北部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意军第一目标是攻陷德奥联军在卡索山脉的防线。

得今年秋天与躲在乡下的去年秋天相比，大不一样，而战势也起了变化。

小镇外高山上的橡树林已经不见了。我们刚到小镇的时候，正逢夏日，树林还是一片绿色，可现在却只剩残株断桩，地面也给轰得面目全非。秋末的一天，我去了原先有橡树林的地方，看到一片云朝山上飘去，速度飞快，太阳的金色光芒霎时沉了下来，一切陷入了灰色，天上乌云密布，接着那云又往山下而来，突然落到我们头上，竟下起雪来。雪在风中斜斜飘落，盖在光溜溜的大地上，只有树木的残枝探出头来，枪炮上也覆上了雪，而战壕后面通往厕所的雪地上，已被踏出了几条雪径。

后来我回到小镇，静观雪花飞舞。我和一个朋友坐在军官妓院里，一人一个酒杯，喝着阿斯蒂^①，望着窗外的大雪缓缓飘落，越大越大，我们明白今年的战事算是结束了。河上游的那些高山还没有打下来；河对面的那些也一座没到手，这都得留到明年再来了。我的朋友看见那个与我们同食堂的神父小心翼翼地踏着半融的雪，正沿街经过，我们敲了敲窗，引起了他的注意。神父抬头，见是我们，微微一笑。我的朋友示意他进来。他摇了摇头，走了。那晚在食堂里吃的是意大利面条，人人吃得既快又认真，用叉子将面条高高卷起，直到末梢的面条离了盘子才又放下往嘴里送，还有人不断地叉起面条用嘴巴吸。用餐时我们还有酒喝，加伦大的酒瓶事先用甘草盖着，瓶子就挂在一个金属架上，只需单手握瓶倾倒，带单宁酸味的美酒便可流入杯中，清冽醇红。一吃完饭，上尉便开涮起神父来。

神父很年轻，动不动就脸红，穿着同我们一样的制服，只是在他灰制服左胸前的那个袋子上，多了一个用丝绒缝制的深红色十字架。为了使我能完全明白，不遗漏一句，上尉说着一口半吊子的意大利语，并声称是为了照顾我。

“神父今天陪姑娘。”上尉说，望着神父和我。神父笑笑，脸上泛红，摇了摇头。这上尉常拿他开涮。

“不是吗？”上尉问道，“我今天可看见了。”

① 以意大利北部小镇阿斯蒂命名的一种葡萄酒。

“没这回事。”神父说，别的军官都觉得这逗趣得很。

“神父不会陪姑娘，”上尉接着说道，“从不和她们一块。”他向我解释着，拿过我的酒杯，斟满，眼睛一直盯着我瞧，可眼角的余光始终没放过神父。

“神父每晚五对一。”饭桌上的人都笑起来，“你懂吗？神父每晚五对一。”他打了个手势，放声大笑。神父却只当这是个笑话。

“教皇希望奥军获胜，”少校说，“他就喜欢弗朗茨·约瑟夫^①。他的钱就是打那儿来的。我是个无神论者。”

“你读过《黑猪》^②吗？”中尉问我，“我能给你弄本来。就是那本书动摇了我的信仰。”

“那是本肮脏无耻的书，”神父说，“你不会当真喜欢它的。”

“是本很有价值的书，”中尉说，“说的就是那些神父。你会喜欢的。”他对我说。我对神父笑了笑，他透过烛光也报以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别真去看啊！”

“我给你弄一本来。”中尉说。

“有思想的人都是无神论者，”上校说，“可我也不信什么共济会^③。”

“我就信，”中尉说，“那是个高尚的组织。”这时有人进来了，门打开时，我看见外头还在下雪。

“既然下雪，就不会再有进攻了。”我说。

“当然不会了，”少校说，“你该放个假，去罗马，那不勒斯，西西里……”

“你应该到阿玛尔菲去，”中尉说，“我给家里人写些介绍卡，他们会把你当亲儿子看待的。”

“他应该去巴勒莫。”

① 奥匈帝国的皇帝，1867-1916年在位。

② 一部反基督教的书。

③ 成立于18世纪的英国，是一个带有乌托邦性质及宗教色彩的兄弟会组织。

“该去卡普里。”

“我向你推荐阿布鲁齐，顺道拜访我在卡布拉克达的家。”神父说道。

“听听，他连阿布鲁齐都说出来了，那儿的雪可比这儿还要大。他又不想看农民，还是让他到文化和文明的中心地去吧。”

“还得有漂亮姑娘做伴。我给你写点那不勒斯姑娘的地址，个个年轻貌美，还由母亲陪着哩。哈哈！”上尉摊开手掌，拇指朝上，其他手指向外张开着，好像在玩手影戏似的。墙上呈现出他的手影。而他又讲起了半吊子意大利语。“你走的时候这样，”他指指大拇指，“回来的时候这样。”又指着小指。所有人都笑了。

“看啊！”上尉说道。他再次摊开手掌，烛光又将手影投在墙上。他先竖起拇指，扳着指头，按着顺序说出它们的名字：“soto-tenente（大拇指），tenente（食指），capitano（中指），maggiore（无名指），tenentecolonello（小指）。^①你走的时候soto-tenente，回来后soto-colonello。”大家都笑起来了，上尉的手影戏法大获成功，他看着神父大喊道：“每晚神父五对一！”大家又大笑开来。

“你得马上去休假。”少校说。

“我真想和你一道去，让你开开眼界。”中尉说。

“回来时带台留声机吧！”

“捎点好听的歌剧唱片。”

“要卡鲁索^②的！”

“不要带他的！他只会吼！”

“你真不想像他那样吼吗？”

“他就知道吼！我还是说他就会吼！”

“我仍希望你去阿布鲁齐，”神父说着，这时其他人开始嚷起来了，

① 意大利语中soto-tenente, tenente, capitano, maggiore, tenentecolonello的意思分别为少尉、中尉、上尉、少校、中校。

② 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。

“那儿打猎可棒了。你会喜欢那儿的人的，虽然天气冷，但是清爽不潮湿。你可以同我家人住。我父亲打猎很出名。”

“走吧，”上尉说，“在妓院关门前，我们得快点赶过去。”

“晚安。”我对神父说。

“晚安。”他应道。

第三章

直到我回到前线，原先的部队还驻扎在小镇上。附近的乡下，枪炮多了起来，春天也悄然到来。田野绿了，葡萄藤冒出了嫩芽，路上的树木探出新叶，清风自海面拂来。我看见小镇坐落在一群山丘和古堡之下，周围的山脉将其环绕成杯口状，后面的高山呈褐色，山坡微泛绿意。镇里的枪炮更多了，还建了些新医院，大街上能看到不少英国男人，有时则是女人，而遭过弹火洗礼的房子也多出了一些。天气温暖，春意盎然，我沿林荫小道走着，太阳光反射在墙上，照得我暖洋洋的。我们还住在老房子里，房子和我离开前没什么区别。门开着，外头的长椅被阳光照耀着，上头坐了个士兵，边门停了辆救护车。我一走进门，就闻到了一股大理石地板和医院的味道。一切如故，只是现在是春天。我向大房间的门口望去，少校正坐在办公桌前，窗户大开，阳光洒进了屋里。他没看到我，而我也不知道是先进去报到还是先上楼洗漱一番。最终，我还是决定先上楼。

我同雷纳蒂中尉合住的房间，面朝院子。窗户开着，我的床上铺着毯子，东西挂在墙上，防毒面具放在一个长方形罐头里，钢盔还在那枚挂帽钉上。床脚放着我的扁皮箱，上面搁着我的冬靴，擦得油光锃亮。我的奥式狙击手步枪挂在两张床上方，枪管呈蓝色的八角形，枪托由漂亮的黑胡桃木制成，适宜贴脸射击。跟枪配套的望远镜，我记得锁在皮箱里了。中尉雷纳蒂起先在另一张床上睡着，听到我进来便醒了，坐起身来。

“你好！”他说，“过得怎么样？”

“好极了。”我们握了下手，他用手环住我的脖子，亲了亲。

“噢。”我说。

“你有些脏。”他说，“该先去洗洗。你去了哪儿？做了些什么？马上一五一十地告诉我。”

“我哪儿都去了。米兰，佛罗伦萨，罗马，那不勒斯，维拉·圣佐凡尼，墨西拿，塔奥米纳……”

“跟背时刻表似的，碰上啥艳遇没有？”

“有的。”

“哪儿？”

“米兰，佛罗伦萨，罗马，那不勒斯……”

“够了够了。只要确切告诉我最带劲的那次就行了。”

“在米兰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的第一站是米兰。你在哪儿碰上她的？在科伐^①？你们上哪儿了？感觉怎么样？立刻全都告诉我。你们整夜都在一块儿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也没什么。我们这儿现在有很多漂亮姑娘，全是新来的，从没上过前线。”

“太棒了。”

“你不信我？我们下午就去见见。镇上有许多漂亮的英国姑娘。现在我爱上了巴克利小姐。我带你和她碰个头。我有可能会和她结婚呢！”

“我得先洗洗再去报到。现在这里没人工作吗？”

“你走了以后，就没什么重大伤亡，只有些冻伤、冻疮、黄疸、淋病、自己弄的伤、肺炎，还有硬性、软性下疳。每星期都有人给碎石砸伤，真正受伤的也有几个。下周又要开战了，或许已经开始了，这是他们说的。你觉得我能不能和巴克利小姐结婚——当然我说的是战争结束后？”

① 米兰歌剧院附近的著名咖啡馆，意大利文“科伐”是“休息地”的意思。

“保准能。”我边说边往盆里倒满水。

“今晚你要把一切都告诉我。”雷纳蒂说，“现在我要先睡会儿，精神神、漂漂亮亮地去见巴克利小姐。”

我脱下上衣和衬衫，用盆里的冷水擦身，一边用毛巾搓着身子，一边环视屋内，看看窗外，看看闭眼睡觉的雷纳蒂。他相貌英俊，和我差不多大，是阿马尔菲人。他很喜欢军医的工作，和我是好朋友。我向他看时，他睁开了眼睛。

“你有钱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借我五十里拉吧！”

我擦干手，从挂在墙上的制服里掏出了钱包。雷纳蒂躺在床上接过纸币，折好后往裤袋里一塞，笑着说：“我得在巴克利小姐面前装得像个有钱男人。你是我最伟大的好朋友，也是我的经济保护人。”

“去死吧。”我说。

那晚在食堂，我在神父边坐下。听到我没去阿布鲁齐，他很失望，觉得很受伤，因为他已经给父亲写了信说我会去，而他家人也做了准备。我自己也和他一样不好过，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没去。我本来是想去的，便向他解释，事情是怎样一件接一件才让我最终没去成。最后他明白了，知道我本来真打算去，也就不介意了。我喝了很多酒，而后又喝了咖啡和史崔嘉酒^①，醉醺醺地解释道：“做人难，就难在自己想干的干不成。”^②

我俩在周围人的争论声中说着话。我本来真打算去阿布鲁齐的，我没去成那个路面冻得像铁块的地方，那儿天气晴朗，寒冷干燥，雪也干成粉状，雪地上有兔子走过的痕迹，农民们脱帽喊你老爷，是个打猎的好地方。可我没去那样的地方，而是去了烟雾缭绕的咖啡馆。夜晚的房间让人感到天旋地转，感觉像要盯着墙看，它才会停下来。夜里醉倒在床上，

① 一种橘子味的甜酒。

② 参见《圣经·罗马书》第7章第15节。

体悟到世事就是如此，醒来时却又莫名地兴奋，竟不知是和谁在一起，黑暗中的一切都那么不真实却又刺激，让你在晚上又回到毫无知觉、漠不关心的状态，继而确信这就是一切，一切的一切，不用担心。突然你又会过于在意，在意到从睡眠中猛地醒来，有时眼睛一睁便是早上，一切荡然无存，而周遭充斥着锋利、艰辛而又清晰的事实，有时甚至还会为了价钱争吵不休。有时又觉得愉快、舒心、温暖，带着这样的心情吃完早饭、午饭；而有时所有美好又会消失，巴不得早早出门，可另一天却飘然而至，接下来又是另一天的夜晚。我试着向神父解释夜里的状况、日夜间的差别，证明如果白天不够干爽寒冷的话，夜晚反倒会好些。但我却讲不明白，就好像我现在也说不清一样，倘若你有过这种经历，就会明白。他从未有过，但他还是明白了我是真想去阿布鲁齐，即使没去成，我们也还是朋友，有许多共同的爱好，当然也有分歧。我不懂的事情他都懂，而我了解之后又常常忘记的事情他也懂。关于这点，我当时没察觉到，直到后来才明白。当时我们都在食堂里，饭吃完了，周遭的争论声仍不绝于耳。我俩话音一停，上尉便嚷道：“神父不开心。神父没姑娘不开心。”

“我开心着呢。”神父说。

“神父不开心。神父希望奥地利能打赢。”上尉说着，其他人听着，神父摇摇头。

“不是这样的。”神父说。

“神父要我们永远不进攻。你不是要我们永远不进攻吗？”

“不是，既然是打仗，我们总得进攻啊！”

“总得进攻。要进攻！”

神父点点头。

“随他去吧！”少校说，“他还算不错。”

“毕竟他也无能为力啊。”上尉说道，接着大家起身离桌。

第四章

早晨隔壁花园里炮队的开炮声将我吵醒了，瞧见阳光从窗外洒进来，我便下了床，走到窗边向外望去：外头的碎石小路是潮湿的，草地也沾有露水。炮队开炮两次，每开一次，气流便犹如重锤，猛砸窗户一下，就连我睡衣的前襟也扬了起来。不必看，光听便知道，枪炮就在我们头上。这炮声固然恼人，但好在炮的口径不大。我探头张望花园时，听见有卡车在路上碾过，于是穿好衣服下楼，在厨房里喝了点咖啡，便向车库走去。

只见长长的车棚下，十辆车一字排开，全是些头重脚轻、前部短小的救护车，刷成灰色，样子就像搬家用的卡车。机师们正在院子里修一辆车，其他三辆则留在了山上的急救站里。

“敌人向那炮队开过火吗？”我问一位机师。

“没有，中尉。那座小山掩护了他们。”

“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不算糟。这部车是不行了，其他的还能开。”他放下工作笑着说，“你刚休假回来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他双手往工作服上蹭了蹭，露齿而笑：“玩得开心吗？”其他人也都笑了。

“开心。”我说，“这车怎么了？”

“坏了。毛病一个接一个。”

“现在毛病出在哪儿？”

“得换新钢圈。”

这是辆样子难看的空车，引擎打开着，零件散落在操作台上。我不便再打扰他们工作，便径直走到车棚下，察看每一辆车。它们都比较干净，有一些才刚洗过，其他的则落有灰尘。我仔细地看了车胎，看看上面有没有裂缝或者被石头划破的痕迹，一切似乎都完好无损。看来无论我在不在这里照看车子，其实都没多大差别。我本来还以为自己有多重要，车子的运行状况如何，物资的调配是否到位，伤病员能否被顺利地送离山中的急救站转移到伤员输送点，而后根据病历卡派往各个医院，所有一切大多都靠我一人。可事实证明，我在不在压根儿无所谓。

“配零件方面有困难吗？”我问那个机械中士。

“没有，中尉。”

“现在油库在哪儿？”

“还在老地方。”

“好。”说完我回到屋里，然后上食堂喝了杯咖啡。那杯咖啡淡灰色，甜滋滋的，是加了炼乳的缘故。窗外是一个可爱的春天早晨。鼻子有干燥的感觉，说明这个时节的天气将会炎热起来。那天我走访了山里的各个车站，回到镇上已是下午了。

我不在的时候，情形似乎大有起色。听说要发动新一轮进攻，我们所在的那个师将从河上游的某处攻击，于是少校让我巡视各救护车站，以备战时之需。进攻部队将渡过一条狭窄的小河，然后在山间扩大阵地。救护车的车站得尽量靠近河边，如此才便于掩护。车站的方位当然是由步兵选定，不过做出具体规划的还是我们。这项任务居然给了我一种排兵布阵的错觉。

我灰头土脑，浑身脏兮兮的，便回房洗漱去了。雷纳蒂正坐在床上看《雨果英语语法》。他穿戴完毕，脚蹬黑靴，头发油光可鉴。

“棒极了。”他一看见我就说道，“你陪我去见巴克利小姐吧。”